

周末带去女儿逛新开的美甲店，满台钻饰与鲜亮的色胶，让人移不开眼。女儿望着顾客的玲珑甲面，一脸艳羡。眼前一柜人工雕琢的色彩，让我想起老家墙根那一丛指甲花，那抹草木晕染的胭脂红。

指甲花，又名小桃红，也称凤仙花。在乡下人家，篱笆旁、屋墙根，随处可见。粉紫黄白开得错落，我独爱浓烈的红。单瓣清雅，重瓣丰妍，肉质花茎直直地朝着天光生长。老屋西侧墙根那丛，是奶奶特意从邻村讨来的，每到盛夏，繁花缀满枝头，给小院增添了一丝妩媚。

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小时候守着黑白电视机，看到屏幕上女明星修饰精致的指甲，心里满是羡慕。夜里躺在凉席上，梦见自己指尖缀满流光，抬手便能映出满天霞光。可村落偏僻，小卖部只有几分钱的糖果，指甲油成了奢望。深藏的爱美心愿，最后只能寄托在院里那一丛指甲花上。

奶奶看穿了我的心事，捎来花苗。春日的清晨，我拎着小陶洒水壶，捡来碎瓦片围好花坑，小心翼翼地吧嫩苗埋进泥土。放学后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守着花丛，清晨浇井水，傍晚除杂草，奶奶用草木灰当花肥。从初夏盼到三伏，终于等得满株花开，风一吹，红色的花瓣簌簌落在青石板上。

傍晚，暑气消散，我挎着小竹

指尖胭脂

□陈小平



篮，挑开得最盛的艳红花朵，连鲜嫩花叶一并摘下，洗净、放进搪瓷碗。拿小石杵捣碾，待花瓣渗出殷红的花汁，撒一小撮白矾，直至花叶融成温润浓稠的紫红泥。

睡前把手洗净，捏一团花泥敷指甲，扯宽大的凤仙花叶裹紧指尖，用棉线轻轻缠几圈。躺在床上，十根手指沉甸甸悬着，不敢随意抬手，期待又忐忑。若只裹一个时辰，指甲会晕开浅淡胭脂；若要色泽浓润，须整夜裹着花叶。

天刚亮，我就急着解开棉线绿叶，跑到院中细细端详。那红色柔和温润，带着草木的清香，一点也不刺眼。同村的小姐妹凑在一起，齐刷刷地摊开手掌比较，谁的

指甲色泽更均匀更红艳，便能得意许久。平日里洗衣服、割猪草都小心翼翼地翘着手指，生怕冲淡这份来之不易的好看。

如今，街头的美甲店鳞次栉比，各色甲油、装饰应有尽有。我常年和砂条、色胶打交道，日复一日重复相似的工序，能熟练做出镶钻、延长、渐变等各类热门款式，替无数姑娘打造指尖上的璀璨繁华。可看多了千篇一律的精工样式，精致却冰冷，少了泥土浸润、晚风晾晒出来的烟火气，心里反倒念着儿时不用花钱、纯天然的那一抹红。那抹红色里，裹着盛夏的蝉鸣和乡间的晚风，藏着石臼捣花的细碎轻响，更有奶奶

成全我少女心事的温柔。人工精致的打磨、工业化的华丽色彩，终究抵不过乡间自然朴素的美。

今年夏天，我在阳台上种了一丛指甲花。傍晚摘下花瓣捣成花泥，学着当年奶奶的模样，轻柔地敷在女儿的指甲上，先用叶片裹好，再用棉线缠两圈。女儿乖乖蜷着小手，亮晶晶的眼眸望着我：“妈妈，明天我的手指会变漂亮吗？”

我揉了揉她的头发笑：“会的，这是夏天独有的胭脂红，比店里的甲油更温润。”

她抿着嘴偷笑，小手紧紧地贴在胸口，一动不动，那副小心翼翼欢喜的模样，像极了少年的我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女儿攥着小手跑到床边，催我拆开绿叶棉线。淡粉柔和的红色铺满小小的指甲盖，她举着双手在阳光下转圈，清脆地欢呼：“妈妈你看，我的指甲变红啦，真好看！”

我牵起她软乎乎的小手，轻声地告诉她：“这是祖祖留给妈妈的浪漫，现在妈妈把它送给你。”

女儿歪着脑袋好奇地追问：“祖祖小时候，也用这种小花染指甲吗？”

“是啊，这抹胭脂红，成全了一代代小姑娘的爱美之心。”

草木凝成的一抹绯红，顺着岁月代代相传。奶奶把夏日的欢喜留在我的指尖，而今，我将这份独属于乡村的浪漫，轻轻地交到女儿手上。

扫把上的童年

□陈燕

清晨，在楼下看到清洁工正拿着竹扫把清扫湿漉漉的地面。竹枝摩擦地面，唰唰唰，一下又一下，声音清脆悦耳。这不是小时候家里经常用到的叉头扫把吗？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到童年。

那时，家家户户都有这种竹扫把。砍一根楠竹，剔下枝丫，扎成一捆，底部对齐后用铁丝捆绑，再用一根两三米长的木头插进竹枝齐整的那端，一把竹扫把就做成了。因为底部的竹枝丫散开呈分叉状，所以叫作叉头扫把。

我们把叉头扫把立在屋檐下，方便随时取用。大雨过后，及时用叉头扫把扫院坝里的雨水，不然容易长青苔；农忙时节，就扫院坝里晒的苞谷、麦子、稻谷等，一扫一大堆，特别省力。

在大人眼中，叉头扫把是称手的农具，可在我们小孩子眼中，它是快乐的玩具。

夏天，我们捉蜻蜓玩，经常用到叉头扫把。红头、黑头、黄头的蜻蜓在荷田里翩飞时，我们只能干瞪眼。它们偶尔也会飞到院子里，落在房檐上、瓦片上、石头上。蜻蜓很狡猾，忽高忽低，忽左忽右，逗得我们一通乱跳，手伸得老长也够不着。想徒手抓住蜻蜓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
于是，我跑到屋檐下，抄起叉头扫把，缩着脖子，猫着腰，弯着腿，蹑手蹑脚地走近蜻蜓，用扇形

的竹枝对着它。等蜻蜓落脚站稳自我感觉安全时，我猛地把叉头扫把往前一推，一下子把它按住。蜻蜓在竹枝下扑扇着翅膀，发出“噗噗”的声响，拼命地挣扎。

我紧紧地按住叉头扫把的木柄，一点也不敢抖动，稍稍偏离一点，聪明的蜻蜓就会从缝隙中逃跑。一个小伙伴一手捏着蜻蜓的翅膀，另一手小心翼翼地把压在蜻蜓身上的竹枝拨开。终于把蜻蜓捉住了，再用一根彩线套在它蜷曲的尾巴上。蜻蜓扇动翅膀往空中飞，我们握着彩线把它拉回来。它飞，我拉，它又飞，我又拉，乐此不疲，像放真正的蜻蜓风筝。

玩够了蜻蜓，就解开彩线把它放走。那时的我们精力旺盛得很，几个小孩在屋檐下坐成一排，晃动着脚丫子，仰着脑袋想：放走了蜻蜓，又玩什么好呢？

不知是谁提议坐“土飞机”，我们就打起了叉头扫把的主意。我抓住叉头扫把的木柄，另一个小伙伴蹲下身子，坐在竹枝上，双手紧紧抓住木柄的底端。喊了一声“起飞了”，我拖着扫把柄在前面边退边跑。坐在竹枝上的小伙伴欢快地喊“快点，再快点”。我

索性转过身子，一只手拖着木柄，撒开脚丫子加速跑了起来。几圈跑下来，我便累得筋疲力尽。然后，双方交换位置，她拉我坐，我们玩得满头大汗，不亦乐乎。

有时候转弯太急，坐在竹枝上的人会侧翻倒地。手掌呀，胳膊呀，划出口子，蹭破了皮，也不敢跟大人说。在屋檐下撕一张白色的蜘蛛网，贴在伤口上；或摘下坝子边的苦蒿，在嘴里嚼吧嚼吧，敷在伤口上；或干脆吐口唾沫，抹在伤口上。继续喊着“起飞啰，再快点”。

那时的我们真抗摔。摔痛了也绝不会哭爹喊娘，只有一种情况除外，那就是没坐成“土飞机”的小伙伴，一定会哭鼻子。

记得有一次，院子里的叉头扫把被我们玩得光秃秃的，竹枝越来越少，坐在上面，屁股就像被火烧一样火辣辣地疼。小念家门口有一把新的叉头扫把，木柄光滑，扇形的竹枝阔大茂密，浑身散发着贵族般的气质。我们缠着小念借扫把，小念死活不借，说她妈妈让她别给我们玩坏了。

于是，我们就不理她，就着光秃秃的扫把一样玩得乐呵。她坐

在门口的小板凳上，新扫把的木柄垂头丧气地牵拉在她膝盖上。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玩“土飞机”游戏。后来，她终于忍不住了，跟着我们跑了七七四十九圈，也没能坐成我们的“土飞机”。最后，她实在跑不动了，嘟着嘴，蹲在地上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直到她将那把新扫把贡献出来，我们才让她加入到游戏之中。

叉头扫把还可以用来表演杂技。把叉头朝上，木柄朝下，用手指或者掌心托住，不让扫把掉下来，谁坚持的时间越久谁就获胜。

傍晚时分，吃过晚饭的小伙伴人手一把叉头扫把，齐聚在院坝中间，玩起了杂技表演。叉头扫把上重下轻，在空中摇摇晃晃，人站在底下窜来窜去，像喝醉了酒一样。大人们坐在院坝边上纳凉，摆谈着当天的见闻和地里的收成，手里的香烟若明若暗。寥寥轻烟氤氲了我们童年的时光。

有一年农忙季节，我带着儿子到父母家帮忙。兴之所至，我拿起叉头扫把，倒立托在掌心，玩起了杂耍。儿子看呆了，说：“还可以这样玩？”我说：“那当然，这是我小时候玩过的玩具。”叉头扫把不仅是农活的帮衬，还承载着我的童年时光。有些事似乎已经过去很久，以为已经忘了，当它再次出现时，快乐就会像泉水一样汨汨地往外冒。